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史記論文

卷之四

史記論文 第二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一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一略序簡淨以下只詳序代事是文紀體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意不止爲侯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何至于此欲揚宋昌先抑張武等耳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應其屬意非止此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

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一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二。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三。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四。方今高帝子獨淮南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前列三段後用四轉。事理明透。筆墨簡淨。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宋昌云云。已極明矣。故作一頓。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二。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三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四。頓。又作四節。事理固當。慎重筆墨。亦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

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又頓住好事體應如是。是文體亦應如是。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

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

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

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

卽用章奏體行文更覺濃至。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

宜者。寡人不敢當。又頓住好。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丞相平等皆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

者。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

爲莫宜。寡人。三宜字應宜者。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從代來作多少一頓挫至此收住。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

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

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

伏其辜。朕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此一段寫得耳目一新。筆墨相配。

乃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

此時尙以十月爲歲首九月即位值此乃改元謁廟耳。

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

一辛亥皇帝卽阼。

卽阼廟阼階也漢制天子卽阼明爲天下主也。

謁高廟一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

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一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一壬子遣軍騎將

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

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勿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

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

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

誅諸呂事文紀中不能詳序又不可不序前只略點此借詔中序出文法簡捷

安放得宜

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金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金朱

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

千斤一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拏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

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賜一上曰朕聞法正則

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旣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

反害于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一高帝刑亂國用重典文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文法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用矣字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三人作兩段折宕之妙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句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于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即位至此才四月耳故曰蚤建故有此再讓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

帝之志也。三用高帝事體。尊重文法。歷落。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一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一三月有司請立皇后。

薄太后曰。餘俱上曰至立后乃出。太后之詔禮也。諸侯皆同姓。天子宜娶於異姓。諸侯今無異姓。王則母以子貴耳。用修解是。立太子。

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以上孤兒九

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一。卽位。賜民爵立太子。賜爲父後爵立后。上從代來。初卽

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彝皆洽。頂上。數節。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以得保奉宗廟。己尊昌爲衛將軍。其封

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六。字。隋。朕。官。皆至九卿。一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

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欲封故吏。故先封。從高帝者禮也。故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

人。此故吏而又從高帝者也。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

一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爲前封。秋。封。故常山

丞相蔡兼爲樊侯。一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

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一二年十月丞相平卒。

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一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謹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一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爲吏與詔所置者遣其太子也。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熟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渺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分知見思三項詳。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句。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一現在之馬所留者裁足以備乘輿而已餘皆以給驛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一。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幽死一項。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

有項

乃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

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欲立諸子先立一諸王與前一様

上曰。古

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此臣之誹謗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

句此妖言也

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

此民

之誹謗也作三段法變

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一九月

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一十一月上曰。前日

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免相說得有恩禮句亦隋

侯勃

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一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

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一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

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蠻。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

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

結上約字首尾相照

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

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代之故臣也。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畱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

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

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調古而簡。八月。破濟北軍。鹵

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一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

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

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

諡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一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

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

不取其除之一。簡而勁。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

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
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不認冤只說改過
意婉而悲是動人
處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數語
三折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也。
是繫書
動人處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又疊一句
酸楚惻隱
至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一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爲本無異於
爲末也句隋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一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
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
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

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語意三折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一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簡質中却有姿致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一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尙赤。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

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一

文帝之失
止新垣平

一事故約略寫
之爲賢者諱也

後二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

荒之外不安其生

邊民之
被禍也

封畿之內勤勞不處

內地之
徵發也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

內志

即和好
息民也

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

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

諭朕意於單于

是文帝一生主
意於此詔點出

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一後六

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

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

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一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

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一孝文帝

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撮其大略總敘一段在編年之後遺詔之前如一小
紀雖略寫大意而精神氣度無不逼露是大手筆

宮室苑

園。狗馬服御。無所增益。御減服一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利民二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露臺三上嘗衣綈衣。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儉朴四治霸陵。皆以

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造霸陵五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

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威尉佗六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

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和匈奴七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化吳八羣臣如袁

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容諫九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

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愧張武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一十事總結上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

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轉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轉二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

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三朕

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

方內安寧。靡有兵革。四轉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修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

終。反以久長爲懼更深一層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應前笑可甚哀結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以下服大

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一段序序法不繁不蕪簡質有法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

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

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鄼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

文皇帝。太子卽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一孝景皇帝元年十月。諭年改元亦以十月爲歲首也

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

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

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

又撮文帝事大意于遺詔中再敘一

番一篇文字作兩層結束

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

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

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

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

盛于孝文皇帝。

又借禮官議作文帝斷案總結

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

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

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

哉。

文帝以質勝所未遑者文事耳紀中鋪敘已盡贊中反借其謙讓未成作反振法即接曰豈不仁哉則未成處非譏其略正贊其仁也直與武帝對照

本紀之體是諸傳之提綱故挨年逐月一路敘去用花巧不得止看其敘法之簡淨安放之妥當而已○漢文純用文勝寫得臻臻楚楚優柔不迫與高后紀